

# 語義派思想批判

П. С. 特洛菲莫夫

B085

3

科學出版社

# 語義派思想批判

П. С. 特洛菲莫夫 著

孫 經 瀨 譯

科 學 出 版 社

1956年2月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譯的是著者特洛菲莫夫(П. С. Трофимов) 1954年所發表的批判語義派思想的兩篇論文,第一篇“語義派的唯心主義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底思想武器”(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изм—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載於“全蘇聯政治與科學知識普及協會叢書第二種”,1954年第六號;第二篇“語義派哲學底反動本質”(Реакционная сущность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載於“共產黨人”雜誌,1954年第五號。

語義派是目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反動哲學和心理學底主要派別之一,是許多其他資產階級心理學思想(如動作分析心理學,因素分析心理學等)底來源,它所起的反動作用是很大的;彼特魯舍夫斯基專家在講課中曾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反動心理學派提出批判(參攷專家在師範大學的心理學講義)，“蘇聯教育學”雜誌1954年第三號所載曼蘇洛夫(Н. С. Мансуров)一篇批判現代反動心理學的論文(參攷本社科學譯叢“心理科學的幾個問題”)中也把它列作了主要的批判對象。本書所譯兩篇是著者對此學派所作的比較全面深刻的研究和批判。

## 語 義 派 思 想 批 判

|     |                      |
|-----|----------------------|
| 原著者 | П. С. 特 洛 菲 莫 夫      |
| 翻譯者 | 孫 經 灝                |
| 出版者 | 科 學 出 版 社            |
|     | 北京東皇城根甲42號           |
|     |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
| 印刷者 |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
| 總經售 | 新 華 書 店              |

|                |                   |
|----------------|-------------------|
| 書號: 0396       | 1956年2月第一版        |
| (譯) 246        | 1956年2月第一次印刷      |
| (京) 0001—4,360 | 開本: 850×1168 1/32 |
| 字數: 41,000     | 印張: 1 11/16       |

定價: (7) 0.27 元

## 目 錄

|                               |    |
|-------------------------------|----|
| 語義派的唯心主義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底思想武器·····    | 1  |
| 一. 語義派是哲學和科學底取消者·····         | 4  |
| 二. 語義派關於無思維的語言和無語言的思維的謬論····· | 14 |
| 三. 語義派底意志主義·····              | 20 |
| 語義派哲學底反動本質·····               | 31 |
| 一. 語義論是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       | 32 |
| 二. 關於無思維的語言與無語言的思維的語義論謬說····· | 38 |
| 三. 爲帝國主義服務的語義論寬衡·····         | 42 |

## 語義派的唯心主義是帝國主義 反動派底思想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北美合衆國變成了世界反動與侵略底中心，美帝國主義在力圖建立其世界霸權。

爲了達到這個狂暴的目的，美國正利用着現代資產階級思想武庫中的一切武器，如反動的哲學與社會學，墮落的反現實的藝術與文學，梵蒂岡，猶太民族主義等等。

在完成這一任務上，現代唯心主義哲學有着巨大的作用。它是反動資產階級底惡毒武器，是反覆地叫囂着反對唯物主義與科學認識和反對民主與進步的陳舊腐朽論調。它一面在自己的陣營中製造着不同的意見、哲學趨勢、學派及觀點底鬥爭外觀，一面對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對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狂暴無恥的攻擊。一種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軟弱無力的仇視，竟使得現代唯心主義哲學底一切大小學派和一切思潮糾合在一起了。實用主義者與批判的實在論者，人格論者與新湯姆斯主義者，存在論者與直觀論者，邏輯實證論者及語義派，就是主觀唯心論各種思潮底代表，也就是科學與辯證唯物主義底死敵。他們都在努力搗毀科學認識底基礎，搖撼勞動人民們對於資本主義一定毀滅與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心。

在現時代，主觀唯心主義是唯心主義底一種傳播最廣的變種。與那種把思想、精神、神等視爲一切存在底最根本原理的客觀唯心主義不同，主觀唯心主義把世界或者解釋成人的感覺底複合體，或者解釋成人的意識活動底結果。主觀唯心主義是唯心主義底一種最精密的形式，因爲它是用科學與常識偽裝起來的。但實際上，它是敵視科學的，因爲它否認客觀自然規律的存在，而且堅決拒絕客觀性這一思

想底本身。

主觀唯心主義將人從其生活的物質條件、歷史條件分離開來，不把他看做由物體所形成的，服從自然界客觀規律的生物，而僅僅把他看做一些感覺、表象及意識底體現者。主觀唯心主義者認為，人是藉助這些感覺和意識以創造世界——自然和社會的。主觀唯心主義者認為那在人類以前就存在的，不以人類為轉移的客觀世界，是人類心理及主觀意識所派生的東西。不待說，主觀唯心主義一定會造成一種唯我主義，即認為實際存在的祇有一個主體，這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其周圍的一切。

這種荒謬的哲學，早在十八世紀即已受到了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狄德羅（Дидро）底譏笑。他把這種哲學叫做祇能夠造成瞎子與瘋子的古怪哲學。人類的全部歷史實踐、工業、實驗及科學，徹底地揭露了主觀唯心主義底胡言。它們指出世界是不依於人們底意志和意識為轉移而客觀地存着的。人類藉助於自己的感覺、表象和思維，不是創造世界，而是認識世界。人類揭發了自然底客觀規律，便能作用於自然。人類按照自己的要求改變自然，並不是由於對自然規律的忽視，而是由於對它們的認識和利用。

如上所述，主觀唯心主義是以種種形式出現的。那種具有語義論哲學稱號的，或簡稱為語義學的哲學，就是它的現代形式之一。

語義論的主觀唯心主義是從“Семантика”一字（此字來源於古希臘語 Semantikos——“表……之意”）取得這一名稱的。必須把在資本主義制度衰落崩毀時期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底這一流行學派和產生於十九世紀後五十年，研究詞與句底意義方面而成為語言學底一個重要部分的語義學區分開來。語義論哲學作為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與語義學沒有任何共同之點。語義學作為一種語言學的科學，是研究詞底意義由於某種社會歷史條件底發展而變化的過程的。語義論哲學底目的則是要把那些因為某種緣故變成對資本主義底腐朽基礎底擁護者不利的詞和概念底意思加以曲解。這種哲學底目的，在於曲解和混亂一切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

的根本問題；把知識分子引到經院哲學的謬論與詭辯範圍中去；這些謬論和詭辯，按語義派的看法，是能夠證明資本主義底不變性和永久性的。語義派同時還企圖積極地幫助和平、民主及社會主義底敵人。

這種哲學，在美國得到最廣泛的傳播。在美國出版了一種具有一個毫無意思的名稱“E. T. C.”（意即“等等”）的國際性組織的語義派雜誌。語義派的傳染病，已在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底各方面，播散得根深蒂固了。它已經滲入了科學、藝術、法律、道德及美學。語義論底主要代表卡爾納普（Карнап）柯日布斯基（Коржибский）維特根施坦（Витгенштейн），奧格金（Огден）哈雅卡瓦（Хайякава）切斯（Чейз）等，是與邏輯實證論那樣的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有密切聯系的；語義論就是後者底極端表現。

全世界著名的英國學者、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獲得者貝爾納（Д. Д. Бернал）說，現代的神秘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和語義派的任務是使多數人不注意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平等，轉變勞動人民為反動派底恭順工具。另一位英國的偉大共產黨員和哲學家康福斯（М. Конфорт）指出說，語義派是現代資產階級最反動的哲學底一部分，這種哲學底各種大小學派目前麇集於美國。這些學派雖然外表上彼此不同，但也有其共同之點，即它們是忠實地服務於壟斷資本家的。康福斯說：“它們都否認人類知識底廣闊範圍和力量；主張科學底局限性，理性底無力，對客觀現實加以理智的理解底不可能，社會進步底幻滅等等；它們都集合起來共同宣傳一種蒙昧主義，傳播真理底相對性，世界底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它們都表現着對於唯物主義的共同的敵意。”

資產階級國家的進步學者和哲學家們，揭露了語義論對於科學及社會進步的敵對性。他們指出了，語義派論到抽象概念底虛幻，語言中的混亂（語義派自己製造的），認為這些現象都是社會混亂與糾紛底根本原因，而以這種繁雜冗長的議論粉飾着資本主義制度底最深刻的危機，誹謗着為和平、真正的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戰士。

## 一. 語義派是哲學和科學底取消者

在哲學歷史底整個時期中，都有哲學底兩個基本派別——唯心主義的和唯物主義的——在進行着緊張而殘酷的鬥爭，這鬥爭反映着黨派的和社會階級的鬥爭。想藉捏造一種好像站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外的哲學上的中間路線來隱蔽這一鬥爭的任何企圖，如所周知，都是沒有，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列寧把想超越出這兩個基本哲學派別範圍的企圖，叫做“調和論的騙術”，這種騙術的任務是要藉高談在一種更高的哲學中統一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來掩飾唯心主義底反科學本質。語義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也就是這種騙術底一個最新的說法。

從語義派底觀點看來，物質和精神什麼是第一性的這一哲學的根本問題，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就是說，這一問題並不具有“實證哲學”的意義；而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乃是一種關於沒有意義的詞的爭論。

語義派是想要完全取消這一個問題。在這方面，與現在和過去的其他主觀唯心主義的學派比較起來，他們的“新奇”就在於宣稱哲學底根本問題簡直就是不存在的，而把這種問題歸結成爲只關於詞的問題。

語義派把圍繞着物質和意識什麼是第一性的問題的鬥爭看做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鬥爭。英國的語義派艾爾(Ayer)主張，沒有關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的哲學問題，只有關於表示着各種邏輯構造的某些詞底定義的語言學的問題。卡爾納普說：“我們拒絕關於物質世界底現實性的論題，但我們之所以拒絕它，乃不是因爲它是虛偽的，而是因爲它是沒有意義的，正如我們拒絕它的唯心的反面論題一樣。我們不主張也不否認這些原理，我們拒絕了這一整個的問題。”語義派把關於現實，關於存在於主觀感覺以外的外在世界的一切判斷都解釋爲假判斷。艾爾說，“越出一切可能的感性經驗界限以外的關於

‘實在’的任何一種主張，都不能有任何真正的義意。”語義派相信這一切主張底根據，祇在於一些無意思的，祇與其本身有關的詞。維特根施坦說，“我的語言底界限就是我的世界底界限。”

如果說邏輯實證派作為馬赫主義那樣的主觀唯心主義底直接承繼者，把哲學的根本任務看成是對於脫離現實和不具一切物質內容的概念與判斷進行分析，那麼，語義派則是比邏輯實證派更進一步，用對於除本身外不表示任何其他東西的假定符號即詞底分析來代替對於這些概念的分析。語義派宣稱，對於這些詞的分析就是哲學底唯一的任務。

語義派企圖消滅哲學，便偽造哲學內容，歪曲了哲學底真正對象。

因此他們主張，哲學底對象不是自然和社會發展底基本規律，而是語言，即語言的句法構造。例如語義論哲學“奠基者”之一維特根施坦就認為哲學是語言底批判，而卡爾納普則主張現代哲學底一切問題都應當視為語言句法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按照卡爾納普的意見，哲學不是別的，祇是語言底邏輯句法。

語義派想把語言中甚至可以使人遠遠地想起現實世界的東西也抹殺了去。例如懷特黑(Уайтхед)即為此而在他的著作“過程與實在”中號召哲學家們拒絕使用言語中的名詞、前置詞、動詞等，因為它們是表現存在於現實中的事物、現象及其相互關係的。懷特黑提議利用他們自己所選定的一些範疇來代替名詞和形容詞等等。這些範疇(按懷特黑計算約有 45 個)底用處是在於使語言脫離客觀的現實，去掉其實際的內容與含義，以懷特黑自己想出來的語言來代替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真正的民族語言。語義派的國際機關刊物“E.T.C.”底總編輯哈雅卡瓦，應和着懷特黑而宣稱說：使客觀與主觀對立乃是在我們的世代裏使科學原理底重要特點弄成不明確的“哲學的悲劇”。他把物質世界實際存在的對象歸結為主觀的經驗，而把自然及人類社會生活底客觀規律稱為一種空洞的抽象底羅列，並無“所指”，就是說，並無什麼在主觀與其語言之外的東西與之相應。

語義派拋棄了哲學底根本問題不談，或把這種根本問題歸結爲關於不表示任何東西的詞、名稱、術語等的問題；而宣稱，“按語義派的觀點看來，哲學上一切傳統的問題都是無意思的。”所以例如空間和時間，運動和靜止等等，語義派相信，全都不是現實存在底客觀形式；而祇是詞，詞，再說一遍，沒有任何意義的詞。語義派在絕對否認空間、時間及物質存在底其他客觀形式底真實性上步了貝克萊、休謨、康德、馬赫主義者及十八、九世紀其他主觀唯心主義者底後塵。

大家知道，在語義派很久以前，主觀唯心主義者康德就認爲空間、時間等等，實際上並不存在於人們之外，它們祇是由於人的直觀能力而產生的。

馬赫主義者與經驗批判論者繼續其導師休謨，貝克萊和康德底反科學的傳統，把空間和時間當做了感覺知覺底主觀組織形式。馬赫主義者卡爾·皮爾遜 (Карл Пирсон) 說，我們不能夠主張空間時間是具有現實性的，它們不是存在於事物之中，而是存在於我們感知事物的能力之內。

語義派使這些關於空間時間等等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進而成爲完全荒誕無稽的東西；他們宣稱空間與時間是人類語言的產物，即人類詞底創造底結果。按照他們的觀點，祇是當“空間”與“時間”這兩個詞存在的時候，空間與時間才存在。語義派底這種駭人聽聞的噱頭，早被人類的歷史實踐推翻了，這種實踐，如大家知道的，不是在口頭的空間與時間中，即不是在單純語言的空間與時間中，而是在真正的空間與時間中完成的：在實在的田野中與實在的城市中，在實際過着的一天，一星期，一月，一年等的時間內，完成着的。這一切都是自明的，因爲在世界上除開運動着的物質以外再沒有其他了；而運動着的物質則除非在客觀存在着的空間和時間之中又是無法運動的。

語義派否認“空間”和“時間”等哲學術語底真實內容，同時認爲在一切其他科學的哲學術語背後也沒有任何真正的內容。語義派相信，這些術語全都祇是一些沒有含義的聲音的結合，就是說，是一些空虛的空氣振動。語義派的柯日布斯基聲稱，藉助於這些術語和一

般用語祇能談說關於詞的問題，而談不到在這些詞底背後的“某種”東西。

語義派相信：把我們的全部週圍世界歸結為祇是一些無意義的詞底總和，主張祇有詞才是思維底對象，這是哲學思維底最正確的和最經濟的方式。他們把舊馬赫主義底思維底“經濟”原則復活過來；按此原則，必須拒絕承認現實客觀的存在，而祇對於思維本身進行思維。語義派把這一“原則”加以修正，宣稱必須僅僅進行關於詞的思維，而按照他們看法，詞是不能表示任何思維，尤其是不能表示關於客觀現實的思維的。

列寧在他的天才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完全揭穿了這種思維“經濟”的主觀唯心主義原則。他指出，唯心主義者關於思維“經濟”的高談闊論，都追求一個目的，就是要顛覆唯物主義和支持唯心主義。問題不在於人的思維“經濟”或“不經濟”，而在於人能否在腦中正確的反映現實。列寧寫道：“人類的思維當正確地反映客觀真理時，它才是‘經濟的’，而這種正確性底標準是實踐、實驗、工業。”<sup>(1)</sup>

列寧對馬赫主義關於思維“經濟”的批判，是完全可以適用於語義派的。駭人聽聞的關於詞的神秘論，把一切現實溶解在詞中，在這以前甚至最極端的唯心主義者都沒有談到過的，這就是語義派底思維“經濟”底結果。

語義派的神秘論，不僅有其階級的根源，而且也有其基於人類認識底特徵本身的認識論的根源。列寧在其“辯證法問題”斷片中揭露了一切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根源。他指出：哲學的唯心主義把認識底一個方面，小特徵，界限，片面地加以誇大，把它誇張成為脫離自然而偶像化了的絕對。“直線性與片面性，呆板與僵硬，主觀性與主觀的盲目性，這就是唯心主義認識論底根源。”<sup>(2)</sup>

語義派作為唯心論者，就將語言與思維分開，也使思維與現實脫離，而企圖證明詞和語言代表着某種獨立的創造性的本質，而其實語

(1)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98頁。

(2) 列寧：“哲學筆記”，國家政治出版社1947年，俄文版，330頁。

言乃是思維底直接現實和人與人之間交際的工具。語義派將語言從思維分開，使它變成一種沒有內容的詞底總和，然後將這些空洞無物的語言底影子稱為是一切存在底創造者和一切原理底原理。

當然這種理論上的歪曲，是有一定的政治意義的。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存心歪曲真理，掩飾現實底真實情況，和曲解現實底客觀規律。語義派藉着把現實中存在着的實在關係歸結成為祇是言語符號來曲解了這種關係，而積極宣傳狂暴無恥的唯心主義和詞底神祕論。在他們看來，詞就是現實世界底神，造物主（創造者）。這種哲學，本質上是在宣傳“福音書”底神祕思想，福音書說，最先有語言，而語言就是神。語義派復活了早已為科學所摧毀了的中世紀沒有科學知識的人們對於詞底魔力的幼稚的信仰，即認為詞好像是具有給人類創造所願望和消滅所不願望的東西的能力。據說彷彿在詞底作用之下可以使人死亡，也可以使人復活，或使人變成動物、鳥和樹，——語義派把關於這些傳說冒充為充分可信的真理。

語義論哲學是科學及唯物主義底死敵，是以極端懷疑論、不可知論和詭辯論底宣傳者的姿態出現的。

從語義派的觀點看來，世界是人類主觀經驗的總和，歸根結蒂就是詞和符號底總和，所以，世界是不可認識的，它的關係也是不可能用詞表達的。按照語義派底主張，詞不能用來表達反映客觀世界的思想；它們祇能歪曲思想。語義派重複了古代懷疑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底主張，這些學派曾主張，甚至在人能認識某種事物時，他也永遠不能藉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但是語義派底不可知論也有着某些特徵，使之與過去的不可知論，首先是與休謨及康德等底十八世紀的不可知論有所不同。

大家知道，康德宣稱，對於物自體是什麼，我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而所能知道的祇是事物底現象，即物自體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因而在我們之中所產生出來的那些表象。”在康德以後，新康德派、馬赫主義者、邏輯實證論者及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反動派哲學底其他代表們，更進了“一步”，宣稱在人以外並沒有任何物自體；主張世

界就是主觀思維（即人所不能認識到的感覺，表象等）底一個領域。語義派直接跟着馬赫主義者及邏輯實證論者而更“前進”了一步，宣稱一切存在不僅是絕對不能認識的，而且也是不能用人的言語表述的。

語義派打算無論如何要摧毀唯物主義哲學和科學，便向科學底普遍概念和普遍思維進攻。語義派把人的普遍概念底形成不看做人類思維長期的發展和巨大的成績的結果，這種思維是藉詞及語言中的詞的結合來表現和鞏固的；他們把這些概念底形成看做人底迷妄失措底巨大源泉和人類一切災難與罪惡底根源。語義派企圖完全否認構成人類一切思維底必要形式的普遍概念（概念與範疇、科學法則等等），企圖剝奪這些概念對於一切認識的意義，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驅逐了這些概念。在這一方面，他們繼承了中世紀唯名論的傳統，按照這種傳統，普遍概念就祇是一些不反映任何現實的假定符號；同樣也繼承了貝克來、休謨等否認物質這個普遍概念和把物質歸結為主觀感覺底複合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傳統。語義派把過去的主觀唯心主義底立場更加暴露出來，最公然無恥地表示出來。語義派卡爾納普斷言，人之利用普遍概念，這個事實乃是詞的語言不完善的結果，也就是它的不能使人滿意的句法構造底結果。語義派的格利克斯柏爾格（И. Д. Гликсберг）在他的“心理分析與普通語義學”一文中寫道，類似“金錢”，“共產主義”，“民主”，“自由”，“成功”等等的概念，是我們用來說明“現實世界”的一些詞；但事實上它們正是我們實現這種企圖的最嚴重的障礙。

格利克斯柏爾格及其同僚們建議科學同普遍概念脫離，他們以科學認識論底死敵的姿態出現，扮演着最壞的不可知論底宣傳者的角色，這種不可知論力圖把人類在自然法則，特別是在社會法則面前的束手無策法定起來。

科學史與哲學史證明，通常的普遍概念，特別是科學的普遍概念底產生，是一切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是人類對現實，即對自然與社會的認識的巨大成功底明證。人類用概念來總結其研究世界的

結果，捨棄其非本質的，偶然的東西，而固定其本質的，主要的，必然的和有規律性的東西。因此，例如一切唯心論者所反對的物質這個概念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一種概括，我們在這種概括中把各種所感知的對象，按其共同屬性加以簡述。物質是在人的感覺中給予了人們的客觀現實性，這一點乃是各種事物和現象及物質運動底各種形式所同然的。

列寧說：“物質底抽象，自然底法則，價值底抽象等等，簡單地說，一切科學的（即正確的，嚴肅的，不是荒謬的）抽象，都是更深刻地，更可信地，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sup>(1)</sup> 常常在語言的外衣中被完成着的從具體到抽象的認識動運過程，是在語言的改變中，在越來越一般化和抽象化的詞底產生中被反映出來的。這些詞不是標示着某一單獨的對象或某種類的對象，也不是標示着某一單獨的現象或某些現象，而是標示着許多對象和現象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特質。因此，例如在原始時代的人民間沒有標示樹木（之爲樹木）的一般性的詞，却祇有許多標示某一種樹木或某一些樹木的詞。“Базис”一詞現在是指基礎，也指社會底經濟結構而言，而在其最原始的意義上它依次標示過“步伐”，“脈”，“支持點”等等。

但語義派不承認這些關於思維與語言發展的基本科學原理。他們把普遍概念宣稱爲沒有一切內容與含義的東西。因此，例如美國語義派的斯秋互特·切斯在其“詞底暴虐”一書中就宣稱，“正義”、“民生”、“法西斯”、“資本主義”及許多其他的概念，乃是沒有任何內容和除了它們本身以外不符合於任何事物的東西。切斯相信，所有這種概念都是我們的頭腦藉助於詞而創造出來的，人類企圖把這些概念“客觀化”於自身之外，他們就使自己陷入了幻覺的深淵。這樣按照語義派的意見，就產生了關於例如“正義”、“民主”、“法西斯”、“資本主義”等等概念底客觀存在的錯誤思想。但切斯諷刺着說，“甚至最好的顯微鏡，也不能發現他們……。”切斯斷言，“急進派憎恨資本主義，但實際上他們是憎恨不着……任何東西。資本是一個詞……

<sup>(1)</sup> 列寧：“哲學筆記”，俄文版，146 頁。

‘它在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生產什麼；在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消費什麼；在無論什麼時候也不需要任何什麼東西。不信你將活着的‘資本’拍一張照片試試看。’

切斯就是這樣笨拙地，簡陋地清除了科學的和其它的普遍概念。切斯及其同僚們把在思維和邏輯的判斷與推理中存在着的真正概念間的關係即反映客觀現實所存在的聯系，都認為祇是詞的關係；而且他們把邏輯——即關於正確思維規律的科學——歸結為一切符號底隨意結合，把這種結合叫做語言底邏輯語法。對於語義派底悲觀哲學家來說，祇有各個主觀獨立的感性知覺存在着而沒有任何普遍性的東西；沒有科學用總結、邏輯結論，規律等等所反映的現實底規律。語義派否認普遍概念，同時也就否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的資本主義底客觀規律底可認識性。切斯諷刺“資本”這一普遍概念，而這一概念，是正如馬克思天才地指出的那樣反映着僱傭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社會關係，並且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特徵的；切斯把這個概念說成只是一個空虛的聲音，以這種說法來嘲弄科學。他想以最賤價的方法來清除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把它稱為一些沒有意義的詞和虛偽概念，企圖以此在思想上解除勞動人民反對現存的壓迫制度的、即與資本主義社會作鬥爭的武裝。語義派建議人們祇簡單地描寫那些存在於為他們當作某些主觀的人類感情和體驗來觀察的世界表面上的現象，而不要去認識自然與社會客觀規律底本質。語義派認為一切想超出他們所叫做“經驗”的、人類感性材料範圍以外而進入一個所謂現實的世界中的科學的企圖，不外就是“形而上學”，就是“想跳向不可知性裏面去”。因此，一切致力於認識這種現實的人們底努力都是在從事無聊的廢話底生產，——如艾爾所斷言的。

被語義派冒充為哲學底最後定論的這一切議論，實際上都是在重複貝克萊、休謨、康德及馬赫主義者老早創始而目的在取消科學這一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武器的舊主觀唯心主義混合物的老調。

進步的哲學家巴魯斯·丹海姆(Барроус Данхем)在他的“人反

對神話”一書中，揭露着語義派反對致力於科學的抽象的思想時說道，語義派想藉取消“資本主義”、“無產階級”等普遍概念來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底各個敵對着的階級，企圖把事情說成爲這樣，彷彿那些在他們之間發生的衝突，都不是階級的衝突，而祇是各個人之間的爭論。所以語義派相信，這一切衝突都可以很容易地爲藉人們自己或者……警察的力量來平息。丹海姆揭露語義派認爲利用科學的普遍概念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不過是一些廢話底利用，認爲進步力量爲爭取社會進步而對資本主義作鬥爭不過是言語混亂的結果，這種種主張底虛僞性時說道，“現實世界在我們面前提出可以現實地加以解決的現實問題”。生存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應當修復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毀壞了的住宅，應當有吃的和穿的。必須解放被壓迫的殖民地的人民，必須按正義來解決戰後各國家間的政治的根本問題等等。丹海姆指出說，“如果我們容許自己設想，用來表示問題的詞是無意義的，白費的”，則甚至解決這些問題底一個不重要的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丹海姆又強調指出，如果人們也追隨着語義派相信這種矛盾的謬說，即一切社會的問題都可以單純藉調整語言底適應性而解決（同時還是容易而自由的解決），則甚至在這樣情形下也是不能獲得成功的。丹海姆說，“當然語言的問題是存在着的，但這不是我們的基本課題。語言必須精確和清楚，但這不是我們的最後目的；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的語言是會隨着我們解決客觀的非語言的問題而變爲更清晰的；當我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時，我們的語言就仍然是蹩扭的，不清楚的。”

康福斯徹底地揭穿了切斯底錯誤，即他那認爲對於希望從資本主義的暴虐下解放出來的人們，除了從“資本主義”這個詞底暴虐下解放出來，就沒有什麼更好的可以奉告的這種論證的錯誤。康福斯指出“在有現實的暴虐存在着的——獨佔資本的暴虐是很現實的——任何人不可能比說這種暴虐不存在，它祇是一句空話和說並沒有奴役人，祇是人們所用的詞奴役人，更能向獨佔資本效勞了，今天語義派正是以此向反動派效勞的。”資本主義，不是一句空話，而

是一種現實。康福斯說，從封建主義底崩潰與瓦解起到我們這個時代的全部世界歷史都證實了這一點。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千百萬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都親身感覺到資本主義不祇是一個詞，而是一種現實。他們在全世界對資本主義進行着殘酷的鬥爭，以爭取自由、民主與和平。在這個鬥爭中，粉碎語義派這種帝國主義底唯心論的奴僕是有巨大的意義。

目前的情況是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在美國、政治的反動勢力正在加強着，帝國主義爲了與工人運動作鬥爭和發動新的世界戰爭而廣泛地加以利用的法西斯主義正在成長着。帝國主義者培植着法西斯主義，並且爲欺騙人民大眾而表面上否認它的存在和成長。語義派也就來幫助帝國主義者，用種種詭辯的方法來“證明”法西斯主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說這祇是一個詞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內容。

外國的進步學者和哲學家，用生活的事實反駁了語義派底一切臆說，其中包括他們對於嚴重威脅着自由、民主與和平的法西斯主義底真實存在底否認。美國共產黨人與進步哲學家，用美國壓迫民主現已達到空前規模的具體事實來粉碎了語義派底謬說，揭露了法西斯主義對美國的實際威脅，並在與之作鬥爭。美國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和科學家指出，語義派對於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現實的否定就是直接想要保衛法西斯主義並欺騙人民。

福斯特(Уильям З. Фостер)在其“世界資本主義之沒落”一書中指出，在北美合衆國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早已將美國人民底民主傳統弄垮和削弱了。福斯特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即從美國資本主義爲奪取世界霸權而進行十字軍遠征開始，反民主的傾向已被顯著地加強，華爾街底侵略者底意圖按其本質來說是要求在各處傳播反動思想和法西斯主義思想的。美帝國主義者成了國際法西斯主義底首要組織者。”

粉碎語義派所鼓吹的非道德論，是有重大意義的。

語義派斷言，一切倫理概念都是一些沒有任何客觀含義的符號；對這些符號，不同的人們可以賦與極不同的含義。因此按照語義派